

史

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

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

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

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

七里

也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

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

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

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

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

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

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
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
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
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
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
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
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
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

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

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

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

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

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

五日設九賓於廷

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

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

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

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
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

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
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
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
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

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

明年復攻趙殺

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

西河外滹池

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一年

趙王畏秦

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

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

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

秦王會澠池

徐廣曰二十一年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

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

以相娛樂

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系隱曰缶音缶○正義曰缶音餅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

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

血澣大王矣

正義曰澣音贊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

廉頗藺相如傳

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鉞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索隱

曰王劭按董勛荅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是以謂下遷爲左○正義曰秦漢以前

用右爲上

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

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

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
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
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
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
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
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
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

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

荊者荊楚也

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

交

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

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

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

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駙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

曰幾音祈在相路之間

後二年廉頗攻魏之防陵

徐廣曰一作防子○索隱

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

安

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正義曰故城在魏州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昌樂縣東北三十里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
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
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
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
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
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
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

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

西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

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

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正義我曰國謂邯鄲趙

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

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
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
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
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
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
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
險陝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
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
邯鄲許歷復
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
也王粲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
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
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
曰先據北山上者

勝

正義曰關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距秦軍於關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

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

州恐潞州關與聚城是所拒據要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

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

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

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